

二 中國哲學史大綱估價

· (一) 引言

這部書如果要認定是中國哲學史「開山」的話呢，那末蔡子民先生敘言裏說：

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

那也未嘗不可。不過胡適是說「它的功用，要使中國哲學史變色」的，我們就不能不檢查出來，它「變」的是什麼一個模樣兒。

誠然：

要算是中國一件大事；

他是

治中國哲學開山的人，

他能

使中國哲學史變色，

中國哲學史大綱估價

在他個人看，何嘗不是「幸」？但貧困的中國學術界，喝過西洋水的人也有，熟讀十三經，廿四史，諸子百家的也有，胡適竟是一「開山」的人了！「山」是被他「開」了，哲學史上，真個「變色」了，但不「幸」的很，「開」出來仍然一堆拉圾！

現在我們要估量這部爲中國哲學史變色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我依着大綱內容性質，把它分着

(一) 編著中國哲學史的各問題；

(二) 中國哲學的起源與古代哲學的中絕；

(三) 先秦諸子哲學，

三步來說：

(二) 編著中國哲學史的各問題

(甲) 方法問題

胡適在「打鬼」的時候，給徐信中有這幾句話：

西瑩先生批評我的作品，單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學史。西瑩究竟是一個文人，以文章論，文存自然遠勝哲學史；但我自信，中國治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他是多麼自信，他的方法和態度——他是什麼「方法」呢？

我的理想中，以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國哲學史，必須要用這幾條方法：

第一步須搜集史料；

第二步須審定史料的真假；

第三步須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除去不用；

第四步須把可靠的史料仔細整理一番：

先把本子校勘完好；

次把字句解釋明白；

最後又把各家的書，貫串領會，使一家一家的學說，都成有條理有統系的哲學。

做到這個地位，方纔做到「述學」兩個字。然後還須：

把各家的學說攏統研究一番；

依時代的先後；

看他們傳授的淵源；

二 交互的影響；

變遷的次序；

這便叫做「明變」。然後研究

各家學派興廢沿革變遷的原故；

這便叫做「求因」。然後用

完全中立的眼光；

歷史的觀念，

——尋求各家學說的效果影響；

再用這種種的影響效果，來批評各家學說的價值，

這便叫做「評判」。

並申明說是：

這是我理想中的中國哲學史，我自己深知當此初次嘗試的時代，我這部書，定有許多未能做到這個目的，和未能謹守這些方法之處。所以我特地把這些做哲史的方法，詳細寫出；一來呢，我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評判我的書；二來呢，我更希望將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

他這部書

有許多未能做到這個目的，和未能謹守這些方法之處，

自然後面還要遵他所說，

用這些方法，來評判他（原句是我字）的書；

至他

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而且「可以斷言」

不能用這些方法和態度……你想站得住，

我們到不必要捧出馮友蘭等所著中國哲學史，未用他的方法，討論「站得住」「站不住」問題，多費紙墨，我們這裏先要檢討他自己的方法，到底「站得住」「站不住」？

在這部書出版以後，梁啟超評他有

銳敏的觀察力，嚴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

許他爲

不廢江流萬古流

的，「空前創作」。並說：

專從實驗主義方向提倡，

係

「救時良藥。」——並見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輯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

其實他的絕大錯誤，正是這實驗主義在那兒作祟，「述學」如此，「明變」如此，「求因」如此，「評判」亦如此，以致各篇各章，大都如此。不信嗎？說出來看罷：

「史料」問題要在下節詳說，此處暫且擱下，把「可信的史料仔細整理一番」，假設像胡適認定清代樸學如王念孫王引之之俞樾戴震等，已是具了九十九成的科學方法的話，那末除把本子校勘完好，把字內解釋明白，只要加一成把名家的書「貫串領會」，便成為十足的科學方法。不過，時代不容許我們留住幾十年，要是在王念孫那一班人的時代，這種「述學」，自較王念孫那些勝了好多，可是時代已經跑過去好多年，有許多方面的學說指示，我們憑藉書本本身的完好。和主觀的明白，貫串領會，是決不會能夠整理出來一部所謂完備「精確」的書來。老子的學說，有些是仗莊子韓非淮南王書中所說，來說明；荀子的學說，有些是要拿那時社會經濟……來反證。管子高子雖是偽書，但內中表現法家思想地方很多，不能舍之不說，死書本子可以看出點一家一家的學說，死書本子以外，也得選用相關的書籍，實物——如殷契周金，以及時代背景等相參證，這是胡適的「述學」方法應糾正者一。

「明變」固然要知道他們

傳授的淵源，

交互的影響；

變遷的次序。

並且據說：

哲學史第一要務，在於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 荀子的學說，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稱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學，並不是孔子的儒學，也不是孟子 荀子的儒學，但是這個不同之中，却也有個相同的所在，又有個一線相承的所在，這個同異沿革的線索，非有哲學史不能明白寫出矣。

一種思想沿革變遷不是從思想本身上，可以「明」得來的。例如：所舉的孟子，荀子和宋儒明儒罷，只是從他們本身思想上着眼，那所「明」的，一定不會「明」。他們的「同」「不同」是各有各的時代，孟子 荀子同是一線相承孔子的，而所以不同者，即是他的背景不同。僅在思想本身上得着同異沿革的線索，仍只是在清代樸學的治學方法中去兜圈子，這是明變

的方法應指正者二。

「求因」說是：

哲學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學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還須要尋出這些沿革變遷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學，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學，陸象山王陽明的哲學，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呢？這些原因，約有三種：

甲，個人才性不同；

乙，所處的時勢不同；

丙，所受的學術思想不同。

個人的才性，確實是不相同的，然而，「要尋出」「哲學思想變遷的原因」，不從社會着眼，歸之于「個人才性」，似乎有點本末倒置。時勢與哲學思想變遷的原因，當然不無關係，但是要照胡適汪國真與主義中所說的

時勢情形，便是病症；而學說便是醫生的脈案所藥方，

這話却不盡然。一種哲學思想，它的變遷，它的不同，頂多只能說是一種時勢的反映，要將

哲學認為是一種「藥方」，竟能醫時勢的病症，試問莊子「破斗折衡」，揚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何種藥方？胡適的實驗哲學，又能醫什麼時勢的病症？所受的學術思想不同，以致哲學不同，看去好像很對，實地考察起來，大大不然。孟子荀子同受儒學，而有性善性惡不同，韓非李斯同受學于儒，而入法家，即以孔門弟子論，所受相同，所發哲學思潮，不盡相同。但胡適要說是可以歸之于「個人才性」，那末「個人才性」有說不過去，又可歸之于「時勢」，這種求因法，求來求去，難怪在哲學史開始所求的四種

一、戰禍連年百姓痛苦；

二、社會階級漸歸消滅；

三、生計現象貧富不均；

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

原因，梁啟超說是

除却第二點稍帶點那時代色彩外，其餘三種可算得幾千年來中國史通有的現象。

因爲他根本把握不着時代，把握不着思潮，當然不能拿出一定的觀點，以致所說所求，皆係

錯誤。這求因的方法應該指正的三。

「評判」，胡適似乎很自覺；所以他說：

但是我說的評判，並不是把做哲學史的人自己的眼光，來批評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種主觀的評判，沒有大用處，如今所說，乃是客觀的評判。

怎樣叫着客觀的呢？他接着說：

這種評判法，把每一家學說所發生的效果，表示出來，這些效果的價值，便是那種學說的價值。這些效果，大概可分為三種：

（甲）、要看一家學說，在同時的思想和後來的思想上，發生何種影響。

（乙）、要看一家學說，在風俗政治上發生何種影響。

（丙）、要看一家學說的結果，可造出什麼樣人格來。

當然，胡適是實驗主義者。這處正是他對於中國哲學運用實驗方法的露骨表示。不過實驗主義的方法，究竟是方法，拿實驗主義的方法，去治中國哲學史，不是拿這種方法，就代表中國哲學的意義。中國哲學，如照胡適所說效果的三種看，簡直可稱為中國實驗主義史，這不

是主觀的評判嗎？這不是把「哲學史的人自己的眼光，來批評古人的是非得失」嗎？

退一步說：一種學說，發生效果與否，是不是可以看出價值？老子的學說，一變而爲莊子齊物論，一生死；再變而爲西漢之黃老學，三變而爲三國之黃巾道，四變而爲……這種結果，這種影響，我們斷言是什麼價值？那種價值？墨子的三表法，胡適說過：

往往有許多事的用處，或在幾百年後始可看出；或者雖用在現在，牠的實用處，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裏。

在骨子裏的用處，在骨子裏的效果，却被他看出，但若看不出，怎辦？這是評判的方法，應該指正的四。

總之：胡適中國哲學史所運用的方法，不僅不能「希望」「用這些方法」的，「做」不「出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他自己的方法，由上面看來，自己也「站不住」，又斷言什麼呢？

(乙) 史料問題

中國哲學史史料，胡適把它分作

(一) 原料

(二) 副料

兩種，「原料即是各哲學的著述」，這不消說得。副料，據說

凡古人所作關於哲學家的傳記。軼事。評論學。案。書目，都是哲學史的副料。

我不懂，胡適兩隻眼睛，為什麼只是會死釘在書本上，書本以外實物，如殷契周金，都是很足參證古代哲學的東西，他竟把它棄之不顧，說他不懂得嗎？那末，在書本中也該範圍擴大些了，前八世紀到七世紀中國的哲學，是「除了一部詩經別無可考」嗎？「其餘一切」，都是「無徵則不信的材料」嗎？書經洪範，易經中許多部分均應有參證之爲要」這是一。

除了關於哲學家的傳記。軼事。評論。學案。書目以外，他家的學說反證和參稽；那時書籍映襯和互徵，……是不是都可不顧？這是二。

管子列子晏子春秋等，雖屬偽書，然可斷定爲兩漢以前產物，在這些偽書之中，是不是一點尋出有哲學上的價值和意義，這是三。

半真半偽的書籍如莊子韓非子等，其偽的部分，是不是全無關係，而可盡行廢棄？這是

四。

一種真的材料，未將其全部整理分析以前，是不是割裂一部分——如詩經老子，即可代表他的學說？這是五。

古代哲學，不僅在哲學本身學說上應該着力，其他如人類學，人種學，經濟學，文學，和神話等，不能明瞭，能夠做出「完備」「精確」的古代哲學史嗎？這是六。

以上六點，看胡適所說，只處處表現他的淺陋，他的狹隘。再看他認為史學家第一步根本工夫的「審定史料之法」怎樣？他說：

凡審定史料的真偽，須要有證據，方能使人心服。這種證據，大概可分五種：

(一) 史事

(二) 文字

(三) 文體

(四) 思想

(五) 旁證

我們祇要看了前面幾段胡適對於哲學的史料認識僅僅如此，那末他所審定的眼睛，也不會放開看到書本以外，而他所說的旁證，亦不過「如清代惠棟闡考索諸人，考證梅氏古文尙書之僞，所用方法」全在故紙堆中，鑽來鑽去，似書本以外，皆不足被他一顧，這是何等粗率！

(丙) 思想問題

中國哲學史，究竟是中國的哲學史罷？一切敘述，當然應以哲學爲中心，名學不過是一部分，以名學代表中國哲學史，那末胡適在美國應博士論文的先秦名學史，爲什麼不叫中國哲學史？對外國人方法不管好醜，小心翼翼爲他宣傳，對於中國人名學和哲學應可這樣抹殺一切嗎？欺騙掩飾嗎？然而梁啟超老早認定「不如叫中國名學史爲適當，」然而胡適却可不管，這是他的思想錯誤之一。

中國哲學史，究竟是中國哲學史罷？胡適是痛詆過附會的，但是老子的「天道」，一定要說他「是西洋哲學的自然法」如「期實塞的政治學說」；「少正印鄧析，檢直同希臘古代的哲人」，「孔子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之流，莊子符于海智爾似乎欲將中國哲人，都變成外國的哲人這種附會，還要怎樣附會？這是他的思想錯誤之二。

一種哲學，當以哲學的分類——如認識論，本體論，宇宙論，人生論而分類，老子的論天道，論無，名與無名，無爲，這是什麼一種分法？孔子篇內的易經，墨子和別墨當中，夾着一篇楊朱，這是什麼類法？這是他的思想錯誤之三。

一家哲學思想，應以全部思想分析爲依據，各家的學說，都只抄其一部分，甚至一二句，即以爲某人思想，這是他的思想錯誤之四。

所謂法家一章，法家之名，古代有沒有，且不管他；管子申子商君書真假，不必問他。古代的法理哲學，在詩經尚書左傳中也可以看到一部分，爲什麼認定它是假書，不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部分，而被他隨便蒙混過去？這是他的思想錯誤之五。

很簡略的說來，思想已是錯誤如此，中國哲學史真要「變色」了！

(丁)編製問題

(甲)敘述

中國哲學史大綱由老子而孔子，由孔子而孔門弟子，而墨子，而楊朱，而別墨，而莊子，而荀子以前儒家，而荀子，歷史的次序，很是分明，但一部哲學史，是不是僅以年代發生

先後，排列像圖書館一樣，而不必理出學派系統來呢？

一家的哲學敘述，如老子是！

(一) 老子列傳

(二) 老子考

(三) 革命家之老子

(四) 老子論天道

(五) 論無

(六) 名與無名

(七) 無爲

(八) 人生哲學

如楊朱是：

(一) 楊朱篇

(二) 楊朱

中國哲學史大綱估價